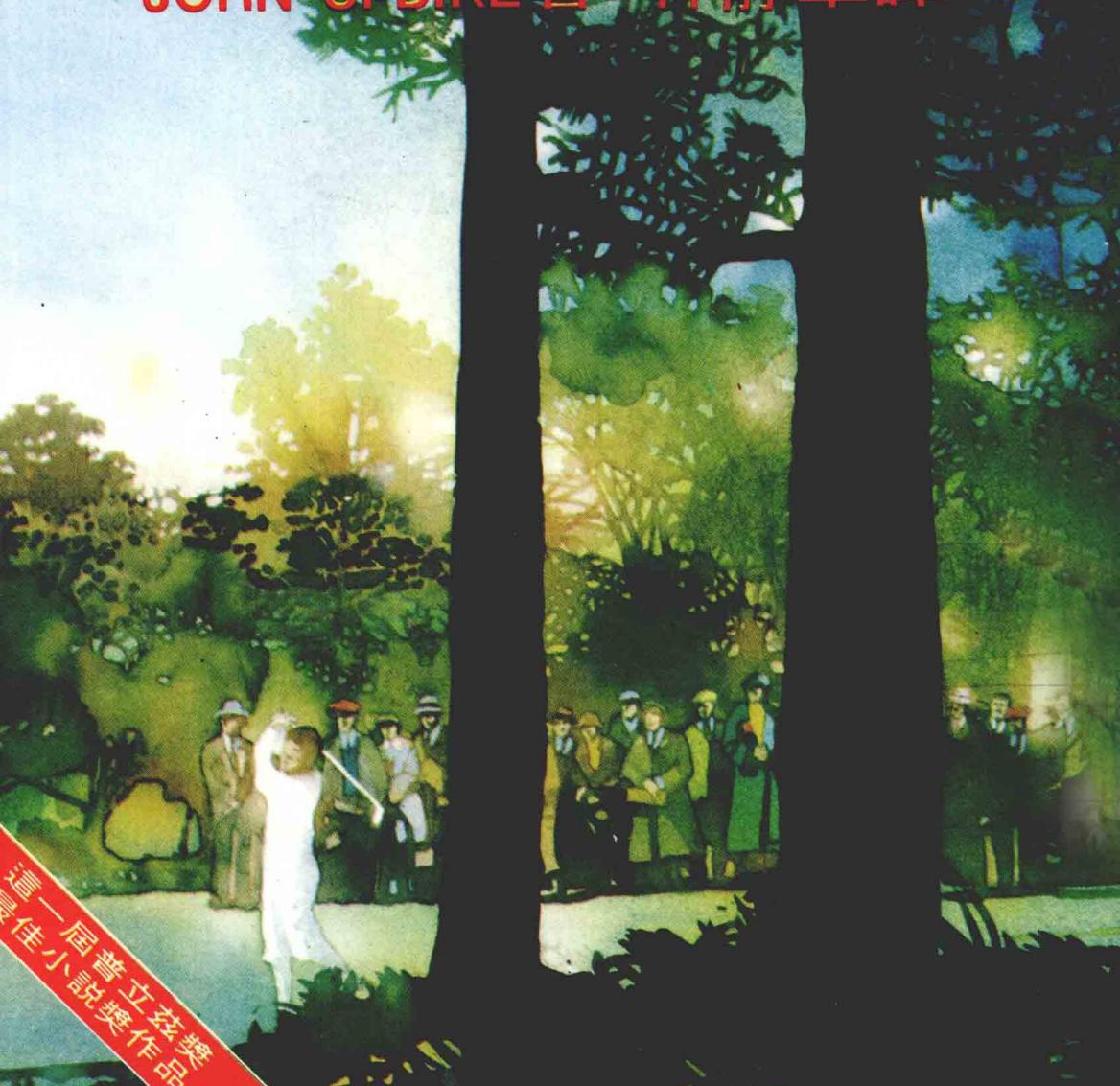


兔子發財了

JOHN UPDIKE著・林靜華譯



普立茲獎
最佳小說獎作品
這一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四一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九〇

兔子發財了
RABBIT IS RICH

原 著：JOHN UPDIKE
譯 者：林靜華

發行人：平 鑑 洪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鑑
趙爾心・雲 菁・陳斐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黎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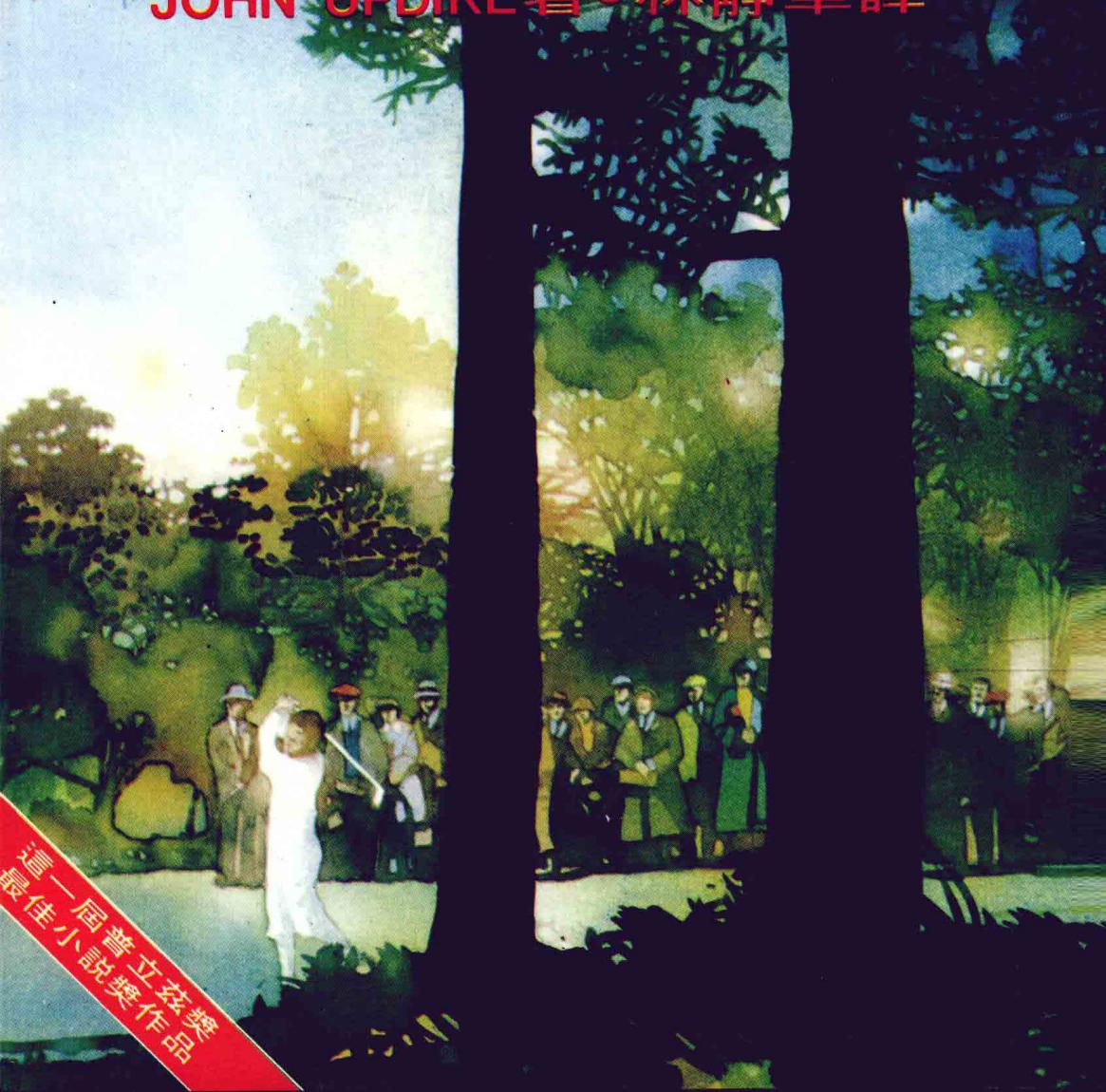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18884號
執照字號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台幣180元

兔子發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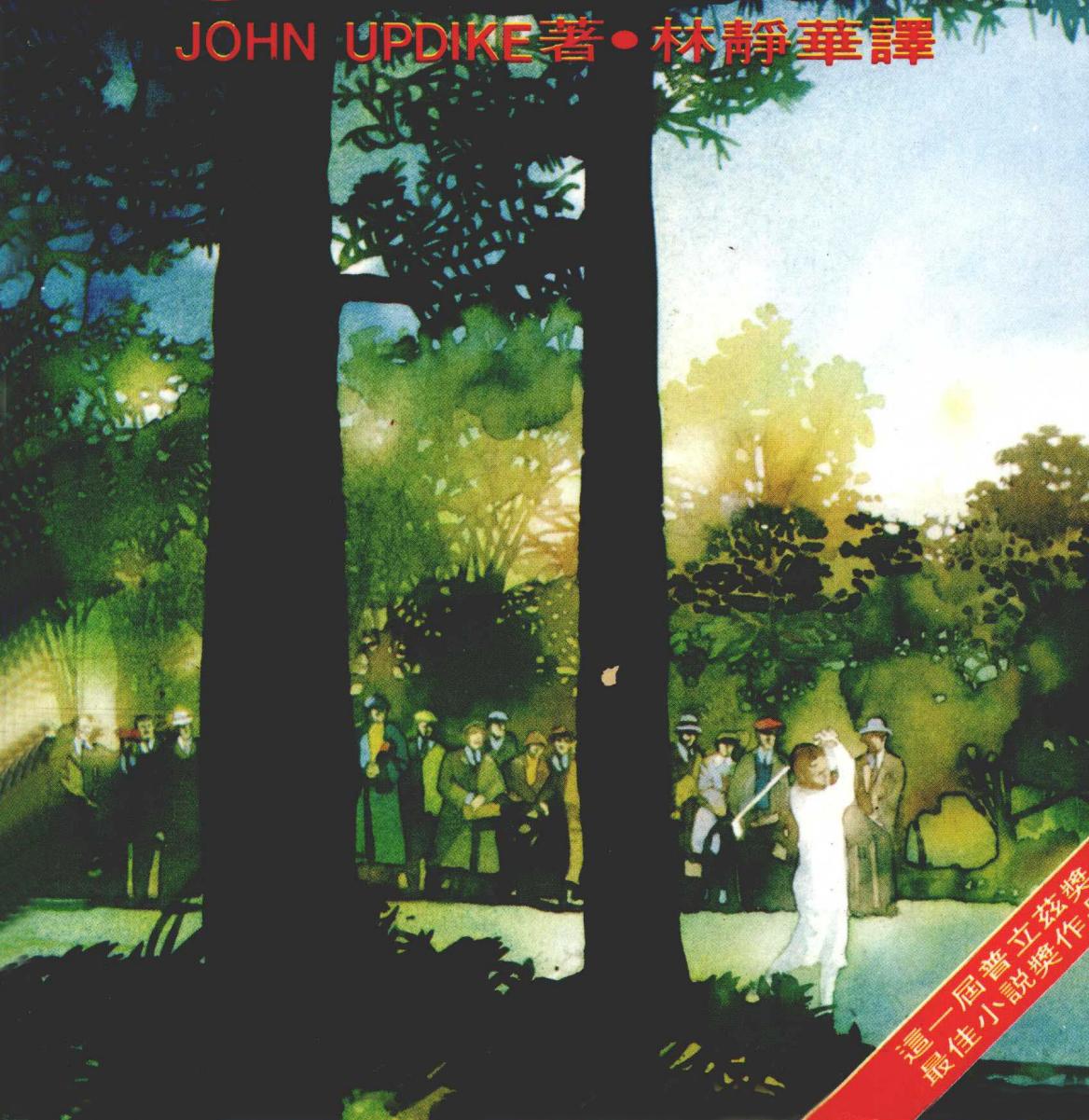
JOHN UPDIKE著・林靜華譯



這是一屆普立茲獎最佳小說獎作品

兔子發財了

JOHN UPDIKE著・林靜華譯



主要人物表

哈瑞·安斯遜（Harry Angstron）——靠著裙帶關係，他由丑陋
工人搖身一變為汽車代理商，並因為代理的是日本的「豐田」汽
車，在能源危機聲中反而致富。由於他年輕時是運動健將，故綽
號「矮子」，小名又叫金剛。

查理·史塔羅（Charlie Stavros）——哈瑞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一
度和哈瑞的妻子珍妮有染。

珍妮·安斯遜（Janice Angstron）——哈瑞的妻子，父親去世後
與其母共同繼承其父經營的「史氏汽車公司」。

貝西·史普林吉（Bessie Springer）——珍妮的母親，也是哈瑞的
丈母娘，孫子尼爾森稱呼她婆婆。

弗瑞·史普林吉 (Fred Springer) —— 史氏汽車公司已故的老闆，也是哈瑞的岳父。

尼爾森·安斯超 (Nelson Angstron) —— 哈瑞與珍妮唯一的獨生子。

普麗·魯西 (Pru Rubell) —— 尼爾森的妻子，本名泰莉莎。

美蘭妮 (Melanie) —— 尼爾森的同母。

露絲 (Ruth) —— 哈瑞的舊情人。

羅尼·哈里遜 (Ronnie Harrison) —— 哈瑞在俱樂部裏的球友，任職保險業。

赫瑪·哈里遜 (Thelma Harrison) —— 羅尼的妻子。

韋伯·默奇 (Webb Murrkett) —— 哈瑞在俱樂部的球友，從事屋頂建築。

辛蒂·默奇 (Cindy Murrkett) —— 韋伯的妻子。

巴潔·英格芬 (Buddy Inglefinger) —— 哈瑞的球友。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却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寧

鬧油荒。『兔子』哈瑞·安斯頓站在史普林吉汽車公司佈滿灰塵的展示間裏，注視玻璃窗外一一號公路的交通。跟從前相比，這時候的交通流量顯著的少多了。他媽的，全世界都在鬧油荒，可是他不會，因為馬路上跑的那些廢物沒有一輛能和他的『豐田』汽車相比。『豐田』不但跑的哩數多，修護費也便宜，讀四月份的『消費者報導』就知道，他對上門的顧客都這麼說。可不是，外頭那些人都快瘋了，美國車已到窮途末路。汽油一加侖賣到九毛九分九，百分之九十的加油站周末還公休。賓州政府宣佈每人最多不得加過五塊錢，以遏止瘋狂的汽油搶購。卡車買不到柴油，鑽石郡波茨維爾高速公路上此刻就有卡車發生意外。大家都快瘋了，美金不值錢，人人都像『我倆沒有明天』似的猛揮霍。

他一向奉勸上門的顧客，買了『豐田』汽車等於把美金換成日圓。他們果真相信了。一九七九年頭五個月新舊車就賣了一百一十二部，其中八輛是『可羅拉』，五輛『可樂娜』，包括一輛豪華型，

平均一部車可以淨賺八百。「兔子」發財了。

他擁有的史氏（史普林吉）汽車是布瑞爾區的兩家『豐田』汽車代理商之一，也可以說他與妻子珍妮共有一半權益，另一半則是岳母大人五年前從老頭子那兒繼承來的。不過「兔子」自認這家公司是他的，每天按時上下班，西裝筆挺的裏裏外外忙着。修護部和零件部的工人點着燈泡躺在車身下過暗無天日的生活，他却成天周旋於顧客、社團、明星以及廿四個員工和十萬平方呎的工作間裏。每當他往門前一站，這十萬平方呎的空間便成了他的巨大的身影。

他辦公室的牆——其實是由幾片玻璃纖維板所隔成——掛了幾幅裝裱的舊剪報和球隊合照，是他二十年前——不對，二十多年前——叱咤籃壇的英雄史蹟。即使隔着一層玻璃，剪報依舊日益泛黃，彷彿罪孽與時日增，看着怪嚇人的。『兔子』獨得四十二分。『兔子』率領士師山隊晉入準決賽。這些老掉牙的東西是他已過世的父母替他保存的，原來貼在剪貼簿裏，膠水乾了以後鬆脫，斑斑駁駁的像極了蛇皮。懸掛剪報是老弗瑞·史普林吉的主意，說是可以提高聲譽。早在老頭子自知不久人世之前，便處心積慮扶植哈瑞。想到這裏，你不得不感激他。

十年前『兔子』辭去排字工的職務後，與老婆珍妮協調，由老丈人安排當推銷員。五年以後時機成熟，老丈人索性好人做到底駕返瑤池。誰料到一個像他那樣活蹦亂跳的人，會有嚴重的心臟病？高血壓好幾年了，他的低血壓始終高達一百一。他愛吃鹽、愛談共和黨，尼克森的醜聞使他啞口無言時，他的心臟病還發作過一次。事實上，福特上台後他又拖了一年，不過那一整年他的臉繃得更緊，兩頰上的紅血印子也更深了。大殮後躺在棺木裏，哈瑞低頭看着，心想該來的畢竟來了，老頭子死後的樣子倒和生前沒什麼差別，一個像他那樣兼無敵王子和摩西混合體的人，畢竟也有倒下的一天。也許是處理他自己父母的喪事使他變得心硬，哈瑞低頭注視，發現老頭子的頭髮給分錯邊，心裏却一點感覺也沒有。死人最偉大的地方便是給世人騰出空間來。

老頭子掌權的時候，日子並不好過。他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店裏，甚至冬夜裏，一一號公路上連輛剷雪車的影子也沒有，店門依舊開着。他總是用他高頻率的聲音指揮這個、指揮那個，哪個技工在輪胎的鋼圈上留下指印啦，哪個烟灰缸又有煙蒂啦。彷彿他們的存在只在圓老頭子的夢——史氏汽車。他死後，這個夢變成哈瑞的。稱王後，這裏的一物一事他都喜歡：柏油地面、新車的味道，加州寄來的「豐田」車宣傳冊子、洗過的地毯、發黃的籃球剪報、扶輪社和商社頒贈的匾額、員工打球贏來的獎杯、在老蜜竹·克勞斯指導下的女接待員的驚聲燕語，以及印着哈瑞·安斯超和總經理字樣的名片。

他是站在最前面的人，同以前當前鋒一樣，鶴立雞羣。哈瑞覺得飄飄然的。他的銷售哲學是讓車子自我推銷。電視上不時可以見到「豐田」的廣告，用意就在捕獲人心。他喜歡成爲它的一份子；喜歡得到豐田株式會社的認可和首肯；喜歡其他扶輪社和商社的會員都成了他的球友。更喜歡鈔票水般的唾沫流進來。他認爲自己是個溫和的大好人，六呎三的身高加兩百一十磅的體重，配上裁縫師傳命他用力吸氣，狠狠一勒量出來的四十二吋腰。他不再像從前那麼愛照鏡子了，從泛黃的照片可以看出，早年的他理平頭，一張瘦削的臉，一對睡眠不足却又野性難馴的眼。與他現在的臉相比，彷彿是車頭保險槓上鐵格子裏的一小塊烙鋼。他的鼻子依舊小而挺，眼睛倒是少了些睡意。吹出來的商人髮型蓋住他的半個耳朵，也遮住他漸漸稀薄的鬢角。他並不很喜歡那些吸毒或逃兵等反文明的玩意兒，却不反對有限度的讓頭髮留比從前的海軍頭長一點、蓬鬆一點。刮鬍子時，鏡裏的一張臉橫七豎八的盡是皺紋，鬚垮垮的多重下巴讓人不忍卒睹。然而，生命還是甜蜜的。老年人都這麼說，年輕的時候却不能體會。

昨夜布瑞爾下了一場雹，石子大小的雹從斜斜的屋頂反彈起來，敲得市中心的霓虹燈叮咚作響；接着傾盆而下，每一粒都像石塊似的呈深灰色。但是黎明過後，在這個六月初夏漫長的星期六午後，

天空又清朗如昔，漆上白線的柏油路面也是乾的。通常星期六的一一號公路上總是充滿農人載送玉米、燕麥、蕃茄、捲心菜和草莓的喇叭聲。公路對面，四根水泥柱和鋁製護欄不知被多少次車禍給撞壞過。再過去是一排用磚搭蓋的矮房子，幾年來哈瑞眼看着他從三夾板開始搭起，以後幾度易主，現在變成一家汽車餐廳，專賣蒙古烤肉外賣。今天連汽車餐廳都似乎比往常安靜。餐廳外堆了一排紙盒，紙盒過去是一棵孤伶伶的樹，披滿灰土的楓樹，灌溉它的是昔日曾經是一條小溪的小水溝。樹底下有張廢棄的野餐桌，因為太靠近廚房門口，喝多了廚房倒出來的髒水而腐朽不堪。水溝其實是一塊農地的分界線，地雖然早已賣出去，却還沒有開發。遠遠望過去，這株老楓似乎總是不知不覺便把哈瑞的注意力吸引過去。

他從佈滿灰塵的窗口轉身，對查理·史塔羅說道：「外頭的都逃命去了。」

查理從帳簿裏抬起頭來。一輛七四年的 Barracuda 昨天好不容易才以兩千八的價錢脫手。儘管折舊高，還是沒有人要這種喝油像喝水的舊貨。查理負責中古車，他待在史氏汽車的年資雖然是哈瑞的兩倍，辦公桌却只落得塞在展示間的一角，名片上印的也只不過是副總經理的頭銜。但是他很認命。

他把筆往帳簿邊上平平放下，回答他的東家：「你看到前天的報紙沒有，中部一家加油站的老闆和老闆娘在給一列長龍的車隊加油，老闆娘旁邊的一部車子離合器鬆了，汽車滑動撞上她，大概是把她的臀部撞傷了，她丈夫抱着她呼救，誰知加油的人非但不救，反而紛紛搶過油槍加免費油。」

『是嘛，』哈瑞說，『我好像聽到收音機播了，真是難以置信。還有匹茲堡有個傢伙帶了兩塊一

乘四的木板，墊在後輪底下，好多加幾分錢的汽油。真是瘋了。』

查理嘲笑一聲，解釋：『這些小老百姓越來越像那些油商了。只顧自己，管你去死。』

『不能怪石油公司，』哈瑞平靜地說，『他們也沒辦法。「大地之母」快枯竭了，就這麼回事

「狗屎，你誰也不怪，」查理說，「就算太空實驗室掉到你的頭上，你也會說政府已經盡了力。」

哈瑞試着想像這種情形，同意：『說不定。他們這幾天也是爲了對賬弄得焦頭爛額。』

『不對好不行的，這些貪心的混帳東西。哈瑞，你知道這場大混亂都是卡特和油商搞出來的。油商要的是什麼？更多的利益。卡特要什麼？減少石油輸入，防止美金下跌。他沒膽量實施配額制，只好藉油價提高來執行。不出明年，一加侖就會漲到一塊五了。』

『大家還是照買不誤。』哈瑞持重的說。兩人沈默下來，像是停戰。一一號公路上汽車經過處，塵土飛揚，展示間裏的新車也放出一股新的味道。查理十年前和哈瑞的妻子珍妮有過一段情，他想起來總是又貼心又氣憤，似乎貼心的成分還多些。老丈人把女婿帶進這個行業時，曾問他能不能與查理共事。『兔子』看不出有什麼不能的，不過還是說了一句『共事可以，在他之下免談』的話。『沒問題，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只在我一人之下。』老丈人拍胸脯保證，『你們兩人併肩共事。』

兩人果真併肩不分晴雨等候顧客上門，爲老闆的吹毛求疵自嘆命苦，月月考慮要不要把那一輛舊車折價錢賣出去。當『日產』汽車開始打入布瑞爾的市場時，他們併肩與史氏汽車共生死。當人們從購買金龜車和『富豪』，以至於今天一窩蜂競買『豐田』和『保時捷』，兩人又併肩迎接這個新時代的來臨。這九年中，哈瑞體重增加了三十磅，查理則從希臘人矮胖的身材縮成乾巴巴的小老頭。查理有個常找他麻煩的心臟，小時候患風濕性熱得來的後遺症。珍妮便是被他這個缺陷給打動芳心的。現在，『這個缺陷像水晶的瑕疵一樣，浮到表面來了。用腦過度使他的外表變得又乾又瘦，原來兩道英挺的劍眉，如今只剩兩縷深色的雜毛，有點像小丑用炭描出來的絆。他的兩腮已經開始花白，頂毛倒像染過的徽章。每天早上進門第一件事，查理便摘下飄著淡香的黑色玳瑁框眼鏡，換上一副琥珀色鏡

片的，小心謹慎地開始一天的工作。『併肩共事，我保證。』老頭子說這句話的時候，還有他專心在某一件事上的時候，臉上的紅暈便會加深，嘴巴咧得開開的，令你不由得要想起骷髏頭。他的黃板牙上積滿牙垢，兩撇鬍子似乎沒剪平均，也不怎麼乾淨。

老天，這些早一步進棺材的人似乎一天天增加，不但如此，還要求你也加入，保證地府裏又舒適又溫暖。爸、媽、老丈人、吉兒、活不到幾個時辰便夭折的寶寶貝琪、陶賽，還有前天才去世的約翰·韋恩，都像煙花一樣，瞬息即逝。有生以來，『兔子』第一次爲自己能活著而快樂。

他對查理說：『我想等到公元兩千年，我死的時候，石油也差不多乾了。說來也許好笑，不過我很高興能活在這個世界上，後來的這些小子，只能撿我們吃剩的殘羹剩飯了。』

『你上當了，』查理告訴他，『你和許多人都是上當了。石油公司現存的石油至少也夠用個五百年，只不過他們不願意拿出來而已。聽說德拉威灣此刻就停了十七艘超級油輪，十七艘咧！隨時待命等著油價再漲，好起錨開到南菲力港去卸油。可是他們却任由我們在這裏爲汽油而自相殘殺。』

『那就甭開車。跑步好了。』『兔子』說，『我開始練習慢跑，效果好極了。我要減個三十磅。』事實上他每天清晨的慢跑活動持續不到一個禮拜，現在他改在晚飯後沿著馬路跑幾圈，有時還是爲了逃避老婆和丈母娘的互相拌嘴逃出去的。

這句話似乎觸痛查理的傷處，他幽幽的說：『醫生說如果我敢做任何運動，他就不管我了。』

『兔子』有點不好意思。『真的？這不像那個叫什麼的醫生說的話。懷特，保羅·懷特。』

『他死了。運動不當，死在公園裏的人越來越多，報紙不登，因爲運動器材的生意看不好。記不記得以前嬉皮開的那些小型健康食品商店？你曉得現在誰在經營？大衆公司。』

哈瑞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對待查理是好。他知道在健康方面，與查理相比，他是得天獨厚的。要是當年珍妮和查理私奔，恐怕今天也會被磨練成一個能幹的護士。事實上，她現在每個禮拜打三、四次